

风物写意

永远的草帽

文益思

生活中的帽子，多种多样、千姿百态。军人头顶上的军帽；警察头顶上庄严的警帽；舞台上那些男女模特儿头顶上婀娜多姿的帽子；还有那些行走在大街小巷上倩男靓女头顶上那些装饰的帽子；建筑工人头上的安全帽。等等等等。在这众多的帽子当中，我对草帽情有独钟。只有草帽，才没有经过任何的装扮和修饰；如今依然保持着它自诞生以来并将继续保持下去的最大功能——遮阳。

草帽，就其外形而言，那就是端庄与简朴。草帽，得之不难，只要手中有几片树叶，或者是几束稻草小麦杆，你就可以制作出一简单而不失纯朴的草帽来，为你的远行或劳作提供一丝丝快意的清凉。

然而，就是这样简朴的草帽，却在岁月的长河中经受了冰雪的磨砺、风雨的敲打；经受烈日如火的烘烤、劳动者热腾腾汗水的浇铸；以及那些气喘如牛的气息熏陶。

我从来没有认真地考察过草帽诞生的年代。但我知道，草帽从它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给那些胸怀坚韧不拔的意志、汗水淋漓的劳动者提供着快意的清凉。

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听到，在元谋人北京人山顶洞人那声震长空的狩猎声中，在“伐木丁丁”的古老歌谣里，在长江黄河边上那些纤夫“嗨嗨嗨嗨”惊涛骇浪的号子声里，草帽已经走过了千年万年的时光。

翻开历史，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多少个劳动者头戴草帽，筑起了那蜿蜒曲折的万里长城；掘开了千帆竞渡的京杭大运河；挑走了挡道的王屋山与太行山；修建了人工运河——红旗渠。草帽遮蔽多少个风花雪月的日子，又为我们留下了多少的人间奇迹。

一心治水的大禹就是头戴着这样的草帽，三过家门而不入，把他的英名刻进了中国的治水史册上。李冰父子就是头戴这样的草帽，经过十八年的艰苦治理，终于为后人亮出了他们人生中最辉煌的篇章——都江堰；胸怀大志的姜太公就是头戴这样的草帽，静坐在河边钓鱼，等待着施展惊人才华的时机；不愿折腰的陶渊明就是头戴这样的草帽，在他那栽种着菊花豆苗的田园中悠然自乐，品味着他的隐居人生……

我们记得，因为大雨而耽误了时间，按秦律必被斩的陈胜，在大泽乡的土地上，他摘下了头顶上的草帽，向他的同伴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几多的同伴也高举着手中的草帽和棍棒，高声地响应着陈胜的号召，走上了反抗暴秦的道路，也掀开了中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我经常穿越于祖国南北的大地上。在旅行的列车上，我总是喜欢坐在列车的窗户旁边，两眼望着车窗外面的风景。在那些祖国广袤的田野上，不时地看到头戴草帽辛勤耕作的农民身影一闪而过。

我知道，这些一闪而过的草帽，就是旅行中最美丽的风景。

每当看到那些农民兄弟头上的草帽时，我就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感动。少年时代，我曾经无数次头戴草帽，在故乡美丽的田野上放牧。

2001年8月，我去看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二楼东角的陈列室里，陈放着几位烈士曾经戴过的已经发了乌的草帽。这些草帽，在向我不言地诉说着它们主人对革命忠贞不渝的品格。

看到这些熟悉的草帽，我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因为，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草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这些草帽，让我想起了中国革命史。在漫长的长征路上，多少个头戴草帽的红军战士血战湘江、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多少草帽从牺牲者转到了未牺牲者的头上，又走上了新一轮的革命征途。

正是这寻常又不寻常的草帽，增添了中国革命史的力度和厚度，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闪烁长征路上的彩虹！

如今，使用草帽最多的当然还是农民，是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在广袤的土地上挥洒着辛勤的汗水，播种着希望，也收获着支撑祖国建设离不开的物质基础。而能够为他们送上一丝丝清凉的，就是草帽。

而提起草帽，免不了要说一下我的父亲。父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师范生，走出校门以后就登上了三尺讲台，用粉笔来书写自己的青春。

然而，在那段特殊的岁月里，父亲被剥夺了走上讲台的权利。于是，他戴上旧日的草帽，又走进故乡的田地里辛勤劳动。

那时候，母亲担心父亲挺不过去。父亲却总是微笑着，一边晃动着手中的草帽：“我祖祖辈辈都是头戴着草帽走过来的，如今我也头戴草帽，在生活中，没有过不去的坎。况且，我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果然，没过多久，父亲又走上了神圣的讲台。从此，父亲的课堂上，总是少不了关于草帽的话题。

如今，退休后的父亲每次上街都要戴上草帽，回到家中后总是先把草帽上的灰尘拍打得干干净净，然后才挂墙壁上。

晓雾刚刚隐去，晨曦尚未露脸。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我的酣梦被撕得支离破碎，一地鸡毛。

“好家伙，还在睡懒觉作春秋大梦吗？”一听是吴老夫子这个大嗓门，我便来劲调侃开来：“京城老爷这么早就起床了，今天要爬长城还是逛故宫？”他一板一眼地说：“没这个兴趣，我已回海南老家了，有空请到我家做客。”老吴与我同庚，都从乡下走出，都吃新闻这碗饭，几乎一辈子与文字打交道。所不同的是，他在北京，我在海南。尽管志同道合胜过发小，奈何分隔八千里路云和月，见面不易，诉衷更难。然而，令我想不到的是，他在退休后打道回府亲近田舍做了“村夫”。

如约登门拜访那天，老吴大概看出我对他的选择不太理解，一落座便道出“天机”：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虽同城生活但分住在不同区域，平时也帮不上什么忙。偶尔到他们那里，经常堵车遇阻的，一往一返折腾几个小时。加上退休后无事一身轻，干脆偕老伴回海南泡氧吧、享晚年。由此使我想起乡愁剧情中的一句旁白台词：游子总是奔忙的，走再远，家乡永远是那幅最美的图画。

徜徉在他家院子里，怎么也找不到当年的影子。房子虽然还保持着传统民居留下的红砖青瓦土木结构，但已被老吴修整、加固并掺入些许新的元素，小巧不失玲珑。最具颠覆意义的是，原先东西两侧那低矮、杂乱的廊房都拆除做了“减数”，腾出地表使整个大院延伸拓展，看上去很规整开阔，让人心情舒畅。大院里则有间距、分层次植绿播红，种上金鱼草、薰衣草、石竹、郁金香等花木，前后左右出落成不同的风景线，既渲染院苑，又芬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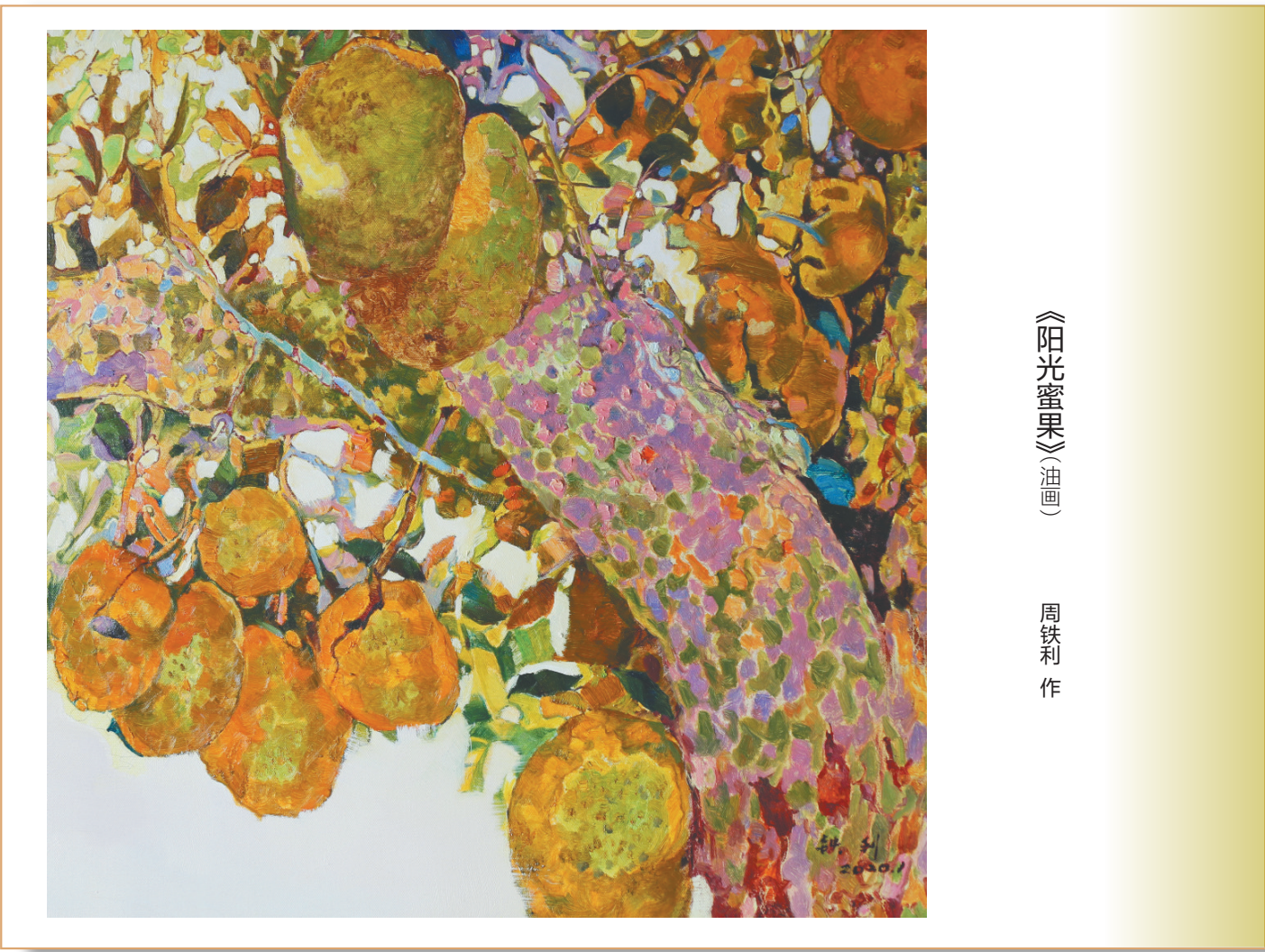
人生况味

大院小角

卓东荣

空气。在那稍为碍眼的凹凸杳冥处，又别出心裁地置放几株盆景模糊空间，平仰视线；或许又来个旧瓶插花，藤蔓绕缠的修饰造化，多了几分浪漫情调，不能不说是“境高一界，艺高一筹”之分野。

在大院偏东一隅的小角落，我流连了好久总不想离开，眼睛直勾勾地注视着那约有三分地的菜园子。各种菜蔬星星点点，绿油油嫩生生地随风泛起涟漪，既养眼又撩人胃口，可以断言，采任何一种都是上好食材，任你“调羹烙饼佐春色”。老吴说，他回来将近一年了，从不花钱到市场上买过青菜，全靠这个菜园子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吃不完还分送给邻居尝鲜。他老伴说得更接地气：“家乡的土地肥沃温软，插根木棍下去都能长出绿叶来”。每天清晨起来，老两口先在大院里挥舞几圈太极拳活动筋骨，接着便下菜园子或松土除草，或淋水施肥，如此动手、出出汗、沾沾泥土味，颇有劳动心得。用老吴的话说是：



《阳光蜜果》（油画）

周铁利作

食话琼崖

扁豆酱

孙令辉

前，要带走的也是扁豆酱。

崖州一带的人爱吃扁豆酱，大概与地理气候条件有关。那个地方，雨水偏少，土地干旱，适种耐旱农作物。扁豆很贱，给粒种子就能发芽，荒坡地上也能生长，白露前后播种，无需浇水、施肥、喷洒农药，两月余收获，一年收一季，亩产很低，仅有200多斤。为了合理调节生活，农人有时将扁豆育成扁豆芽食用，风味比绿豆芽更清新，但将扁豆腌制成扁豆酱的比较普遍。扁豆芽只吃一顿，一罐子扁豆酱可以吃一年半载。

少时，经常看母亲腌制扁豆酱。我们家的扁豆酱，每年至少要腌制两至三土罐，才能勉强度过整个年头。母亲都是在前一天就将扁豆筛选、淘洗、浸泡，次日，用柴火烹煮几个小时后才出锅。然后，母亲和姐姐们轮番将煮熟的扁豆用石臼捣成泥状，我有时也凑热闹参与进来轮捣。母亲把一臼一臼的扁豆泥挖出，薄薄地撒在大竹筐箩里晾干，加入酵饼、蒜泥、盐等，搅拌均匀，再填进陶罐封存3、5天发酵。开罐，即可食用。新出罐的扁豆酱，味道奇香，闻着就想吃。母亲是文盲，不讲究和张罗开罐仪式，使扁豆酱这一传承手艺，在我们家里就少了些许文化的韵味。

其实，扁豆酱能传承至今，传下来的不仅是味道，还有深入骨髓的文化基因。相

总比待在大城市那逼仄的阁楼里四体不動、五谷难分强多了。

与菜园子相对应的另一个小角，有一个像亭子的凉棚非常特别：篱笆桩、茅草顶、隔板墙，洋气不足，土气有余，这是老吴专门辟为书屋、茶社和聊天吧的一方“闲章”。每逢早、晚时光，总有乡亲到此溜达，或八卦闲聊，或向老吴讨教家风家道和问计乡村振兴。有时候，老吴还跟邻居们在这里来个“夜雨两壶小酒，秋风一杯热茶”的开怀豪放。兴头上来，老吴又给他们讲玄奘取经、宋江造反、柳毅传书等历史故事，其乐融融。

在我即将离开老吴家的前一刻钟，有几个小镜头令我顿感温馨：三五个小朋友拥进凉棚，在那活动书架上翻来捣去。一女娃指着那本《名人故事》轻声对老吴说：“吴爷爷，我想借这本书看行不？”几乎同一时间，又一后生哥上前拉着老吴的手，请求给他的新生儿起个好名字……这一幕幕令我老有感而发：回乡贡献余热，老吴是个偏外乡贤。陪同同行的张先生感触更加深刻：亲临这个大院小角，你的脚步自然沉稳坚定不再行色匆匆，语调自然也舒缓从容不再粗声粗气，心境更是祥和宁静不再浮躁偏激。这里的一切很像电影中的“慢镜头”。

大院有大院的风光，小角有小角的锦绣。返程路上，我想起了乡村民居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家区区几口人，何必把房子建得那么高大上？那些所谓的风光体面，会否既占用土地浪费面积，又透支家财留下隐患？而像老吴那样花小钱改造老宅、留白大院、点缀小角、美化环境，岂不有余地、留余味而更实用更温馨？

诗路花语

仙鹤

江非

是的，仙鹤来自内心——我和你一起开车去往海湾

很晚了。有一年夏天。星光闪烁，水面上也有光亮溢出

在一个宽大的门槛内蓝色的行星，犹如一阵风停止了卷动

我和你，把车停在一棵长青松下车轮沿着松针，继续穿过世界

在远处的灯塔上，光依靠眨动唤起人对于人世的不断重复的感觉

我们几乎能看见那闪动中隐藏的银器看到黑夜中那些细微到无的事物

而仙鹤此时在内心的深处涌起——但它既不鸣叫，也不飞起

如那些曾经独自伫立的真实的事物我们站着，面对着海湾，一遍一遍地否定，又一次一次地肯定

五指山的秋

曾洁

初秋。满街梧桐，一叶一知秋。树树秋声，山山秋色。这声色，都隐隐约约藏着一丝微凉，一缕惆怅，一点恬静，一片梦幻。窗外。秋雨淅淅沥沥，清清凉凉，宛若跌落凡尘的精灵。曼舞轻歌，却又缥缈无边。秋风吹过，凉意顿起，特意沏一盏热茶。静静地看着一片片叶子在缭绕的烟雾中慢慢舒展身姿。吻着淡淡的茶香，轻叹，热流驱散了丝丝凉意。思绪却随着这雨声，越来越密。秋风秋雨夜，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正如缘深如海。

从故乡飘向远方的一朵云

徐永清

我是故乡飘向远方的一朵云我带走了炊烟里的呼唤也带走了夜晚屋后的蟋蟀声在陌生的城市游走那些疑惑的眼神还有美丽的谎言在霓虹灯下若隐若现我在海的上空孤寂地仰望星星都掉进海里波浪是春暖花开的皱纹我开始老去

故乡埋藏了我所有的心事我还能想象初春田埂上爬出来的第一条蚯蚓寒冬的夜里长出来的第一根冰棱风中摇曳的蝴蝶花路上沾满泥巴的石头还有儿时叫不出名字的哑巴小伙伴我在荷塘的树下伫立很久像遗落在水洼里的一粒种子有一只蜻蜓停在荷花上陪我度过漫长的下午黄昏里我起身告别风起了水面上的云朵支离破碎

我是故乡飘向远方的一朵云我学着随风变幻习惯分分合合总有一个天涯沦落人会注意到我然后点头致意或者泪流满面当一群大雁在我的梦里飞过我心生挂念我志在远方有些流浪注定为了追光

